



國粹叢書第一集

顏習齋文集

國學保存會刊行



3 1795 6724 7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于癸未介李子剛主執贇于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為稍易體例。芟繁。間有所補益。既成。為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儒者。儒即君若臣功。即德治。即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即功。教即治。視二帝三王。益臯伊傅。周呂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為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為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救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為參雜。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堯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夫豈謂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禮德。一以禮樂實學。而後天下之重。所以弘蒼生為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為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為學。

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皆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季秋大興門人王源頓首拜撰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所據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據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據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畧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尙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僭篡。而聖道幾委於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尠。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尙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嘆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

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鏤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懲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予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遊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寧贅勿削。

一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裨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掞識

顏習齋先生傳

顏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昞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翁諡先生孕十月而生生之日人望見其居上有氣如麟忽如鳳皆驚異既生啼甚壯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足紋蟬翅甚密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畿內兵先生父被掠去遂東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邦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以神仙導引娶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適先生被劫以文日並塾師異之嘆曰此子患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十餘尊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媪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翁竊妾生子晃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數月毀幾殆矣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訪之信及翁卒乃歸顏自宋周濂溪得陳搏僧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廬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主靜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述孔孟高田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真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

世運以雄俠爲興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媪喪。覺家禮有違性情者。較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靜坐禪也。讀書講注。空言也。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綱。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齊。師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堂上琴竿弓矢。簞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禍。莫甚於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靜。致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於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合而同一意。甚盛。然元竊以

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南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民生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修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惴惴焉恐涉偏私毀謗。前賢以自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輩皆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桴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爲本。言性善卽在氣質。與先生所見畧同云。先生既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既而果得其踪於瀋陽。歿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

歸。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偷安。自私乎。遂南遊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辨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耶。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遊。又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辭起。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傍徨。傍徨良久。鷓鴣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千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荷。楚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論。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率而錯之。且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於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虛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

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修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比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內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廡。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卽雨。經月不日。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盛溢。瀾漫七八十里。人跡絕。垣圯堂舍悉沒。先生嘆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於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蒙吉邠州人崇禎舉人曰李孝愨。名性字洞初蠡人高隱卒曰張石卿。名羅詰清苑人殉難光曰張公儀。名來鳳寧晉人先生私諡孝愨先生曰張石卿。名羅詰清苑人殉難光曰張公儀。名來鳳寧晉人曰王五公。名除佑字介祺新城人隱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蠡人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泣然曰。吾無與爲善矣。天乎。其終棄予也乎。然進修益刻厲不

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歛逐時自勸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於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陋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傳其學者李孝愨先生之子璫一人而已。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分，不在是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李瑛纂
王源訂

順德黃
鄧

節
實校錄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景博野縣北楊村人。謫縣劉村朱翁九祥養爲子。遂姓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蠶井。因乳名曰園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媪抱乞孀隣。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顴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豪。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豪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胛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蹠翹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倍衆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父景。形貌豐厚。性樸誠。嘗

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去關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

張弘文收養之。至是弘文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無明季國事日蹙潛心百戰神機參以
已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
養時即與俗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以之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
曾戴藍絨普巾二頂明服制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爲時文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媼劉乳之吳妻怒捶其
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不

得從吳遊矣。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衆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畧河間。衆敗遁去。乃還里。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見斥奸書。知黷闇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借琴瑟。遂就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畧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凡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商。國之民也。

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朱媪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無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繹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嬖者。盍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端惠名珍。字襲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莊。怒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家。因名廿家莊。攝呂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廳。

有訟艱包直曰聞汝賈文學嫻也持渠隻字來即免端惠笑曰必令嫻有進寧貸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餽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持心喪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輩招筵構會從之喪品不從媒禍且貧不能摺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費盡責之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藟糲如蒺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恒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參兩名洪端謹士也恒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初負節高尚後枝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遊虎丘欲有爲終累繁劇失官卒太若少學問蠡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己過也而友之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如之更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炳弟之燦甲申後棄家出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馨曰吾不願生矣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以貧爲養老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豕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講兵法。卽爲范公所斥。其屈於遼夏。辱於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卽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孝文問也。時作道學語。先生聞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蹟。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語。

冊。漸爲人治病。

己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抵易。訪王五修於山廡。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作大盒歌。畧曰。盒誠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婆。又作小盒歌。略曰。盒誠小兮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餚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却。如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皞。嗚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於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羣譏笑之。不恤也。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即赴科考。遂入京。寓白塔寺。

椒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牛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頰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即生父母。參禪師。即受業師。今憫衆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力。募峻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即生父母破戒。非即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先生曰。即生父母尚多。一即字。遂破戒。以盡孝。真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與僧俯首泣下。長嘆曰。至此奈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設教於西五。

夫村徐之琇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畫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二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祁州刁非有以母壽托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外及先賢虞龔。非有名包。祁州人舉天啟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闔。命。敦。趣。七。書。拒。之。幾。及。難。遂。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龕。朔。望。拜。及。卒。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訖。

乃拈題爲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畢嘗秘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構文好步思。先生或對衆有溢語。輒遙讀曰。願無伐善。先生深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女。敬公名靖。共蠡庠生。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字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卽已身離。道僕之。驚下。輕誣以蕭曹卽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晁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媪劉別居東舍。盡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晁。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壽。跪伏昏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瘳。日之西舍。事翁如常。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作求源歌示門人。畧曰。六經註脚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史作歛。經作鍼。誠散桔槔勿問歎。去層沙壤又層泥。滾滾源頭便在茲。漑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污塵如洗后。小子勿驚言太遠。試爲關塞負一番。辛未年後先生追錄之。識曰。

此與大小金歌。乃予參雜於朱陸時所作也。幾許虛樞。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卽死也。豈不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聞王法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於井。居必衣冠。率家衆朔望拜祖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癩。先生曰。士皆如此癩。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真武化身。曰。此則無輔而癩矣。乃先達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拜之。王子法乾名養粹。蠶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入定州衛輝。嘗以文事從先孝愨於會。孝愨語以道。迄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腐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雜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於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連遭

妻子喪。心頗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於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慊爲驗。於非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周之。非渠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侵絕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嚮家人不勤。比皆力操作矣。一驟死。曰吾每念命蹇。牛或斃。天乃斃驟而不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予曰。邇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於是爲日記。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且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掃祖

室祖母室。昏定晨省。揖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耨。灌園。鋤蕒。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進扇。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寡慾。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控驟。披棉褐。馱麥里左。僕稌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裹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即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即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即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密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

此時哉。辛未後。自錄而識之曰。暑月被棉。馱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微長不可。然卽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豬膀胱。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息憊自勉也。據以爲此禪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養遂歧於異端矣。豈祇虛大哉。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卽交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磨。十一歲舉鄉試。居憂廬於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釀金謀完擬贓。時稱三烈。十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訪張司空鳳翔。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量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衆。明清間徵聘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六月與王法乾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據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橐。據後輯勺歌舞儀。具小學稽業。時往隨東村看嫁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起拜。再。妻北面。

不起拜四。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遂止。往耕田。行甚歡。日雞鳴夙興。二十二日。妻不敬。愧無刑於妻之道。自罰跪。朱媪命起。妻亦悔過。乃起。自勸過。易怒多言。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卽正坐。又躡履行。覺卽納。定日功。若遇事。寧缺讀書。勿缺靜坐。與抄家禮。蓋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朱翁疾。禱於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敬。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達於韜鈴。嘗集廿一史。兵畧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存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豪氣清風。見者傾倒。入蠡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於內。勿尙發露。內子歸寧返。塗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否。

朱媪云。失銀花不擇。何行。曰。失銀花小事。遠廢禮大。得失當何如。命行之。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於記額。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媠戲嫚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晦有存。思省察。操存交濟。爲功近。講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十一月四日。馱棉之五夫市。騎至朱祖墓。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於身安。十三日子赴考痘。癆。憫甚。猶強慰祖母及妻。查禮不及下殤者。以日易月。服十二日。素衣冠。革纓麻履。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廢。十四日。奠告以文。畧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畧人。不與羣兒鬪。吾衣弟三祝時與兒鬪。輒引曰。無然。恐長者嗔。自汝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麵白者。以奉祖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食。汝每推取粗黑。祖母強以分。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自爾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誦名數。歌三遍。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汝所欲爲者。畏吾卽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卽起。

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女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傍鞠躬伏。輿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於曾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往北泗會塗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困寒邪。其身哉。正之。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靈。二十一日戒。廿八日齊。朱媪率先生內子亦致齊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於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躊躇。二月九日訪濠父問學。先生深慕先君子。此後入蠡城。嘗謁先子。先子返鄉曹家。遂去。先生居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春華。今足下與易直先生在結道來時字義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英浮者其將渾融乎。

矯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沉潛乎。愚於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有及也。所以異於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卽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睿智之毫不露也。卽實學之曾子追而思之。亦惟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之得於顏子深哉。承邀人會。則愚不能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質腐學薄。無能爲役。謹辭。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卽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於時然後言。不輕爲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而已。又復書畧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祈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蠡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厠。夜聞輾轉。或寤噫咳。則問睡苦若何。思何飲食。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惶恧柔色。以請。

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閹然。弢晦。足迹不履市闕。念聖學以敬爲要。題其堂曰主一。慎獨功甚密。祭必齊。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乏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值侯比耦。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酌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者五人。刁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同人私謚之曰。孝愨先生。作婦人常訓三章。饁田卽存心於擔步。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輕。一日耘。下雜蒿。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豈可任己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王法乾將赴真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己。中正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己。和平與物。又云。良嘗往祁。常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諍友在前。可無大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未化。卽不能保不爲伯繇。有一分財。色心未去。卽不能保不爲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卽不能保不爲亂臣賊子。會友李貞吉。達先君子候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曾言圭角太露乎。貞

吉笑曰。言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藍生。規伐善。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是。卽終身眞小人。更無變換。一日聞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王法乾批日記曰。清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盡所長也。似少簡約。先生深納之。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六月赴試易州。遇朔望。望拜朱翁媪。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喆。保定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於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爲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也。一侄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曰。吾何忍食亡侄之婦乎。卒後。魏一鰲。蓮陸立。劉靜修等五賢祠。祔食焉。王介祺來談經濟。自勸爲學。調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與口無妄言。與耳無妄聽。與目無妄視。與足無妄走。與坐如尸。與立如齊。與事親愛而敬。與居家和而有禮。與啟蒙嚴而寬。與與人平而正。與對妻子如嚴賓。與讀書如對聖賢。與寫字端正。與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非急用禮樂書數宜學若但窮經。

明。理。恐。成。無。用。學。卒。據。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啓。之。也。始。教。內。子。讀。書。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與。集。曾。子。言。行。有。所。感。思。父。悲。愴。思。所。爲。既。已。離。俗。居。以。渾。木。猶。可。容。世。而。浮。躁。稜。厲。始。於。絕。物。終。於。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已。長。十。一。月。晤。先。君。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教。我。矣。十。二。月。往。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卽。寓。於。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是。溷。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離。者。先。生。時。遵。程。朱。皆。不。然。之。間。文。輔。天。文。文。輔。名。申。清。苑。人。習。天。文。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墓。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起。在。車。馮。箱。而。起。思。日。記。纖。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閭。室。有。疾。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喜。怒。哀。樂。驗。吾。心。者。尤。不。可。遺。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荆。

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用我者。可諫議參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師。亦自知耳。朱媼耳聲。先生嘆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豈可得乎。定日記每時勤心。純在則○。純不在則○。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當則黑白均。三月看紀効新書。四月思學者自欺之患。在於以能言者爲己得。勤靜坐。心有所馳。目便勁闔。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睫毛間乃得不卽不離之妙。據接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垂簾內視矣。爲先儒誤。乃爾。不謂一轉而卽悟也。五月益日功。以訓言爲要。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卽開之。入京秋試。拜尋遼東人。求傳尋父報帖。八月。凡達友書必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樂不能化導萬世。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於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於慾。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溪爲先聖。據按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卽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真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先生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

朔日。曰此非所以親賢也。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辰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竦然。觀先子學規。又聞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嘆息而去。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闇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卽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強。是暴也。非剛也。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鷲。石鷲。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張澍。李仁美。王恭己。宋希廉。李全美。石繼搏。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令相向拜。思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四月。先君子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己見也。謂我吐時事者。是規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默以悠。先生書李晦翁王法乾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養一朱族子。名之曰詡。言。先生每外出。遇朔望。內子必望肅拜。四先生遙答之。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十一月。旗人賈士珩從遊。辨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媼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無時。不從俗用鼓。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葬。乃具榔。朝祖。祖奠。及墓。觸棺號咷。悶絕。既窆。王法乾叱曰。宜奉主歸室堂爲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於殯宮外大門內。寢苦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絰。齊衰不以邊坐。曰。近過矣。自此疲甚。寧臥坐勿偏。五月十五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寢地傷濕。四肢生小瘍。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絰。素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聞妻病。遙問之。十月一日。責詛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膳。致誤也。時朱翁日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先生以祖世恩深。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殆。朱氏一老翁憐之。問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坊不孕。安有

己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善。畫性圖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於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堦後并爲七圖。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曰習齋。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邊纔發出。內力便已少。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見人輒言性天。卽爲禪染。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益慟哭。十五日除服。祔主於朱氏祠。朱參兩贈聯曰。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二十一日遷居隨東春祭。倩晁辦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而念翁媪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與王法乾言書數功。卽治心功。精粗一貫。自移居。每出無所告。反無所面。卽悵然。晨盥後。無所謂。輒悲楚。乃議立父生主。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向之不御酒肉。爲異端亂也。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米麪踰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時。三月入祁州。以隻雞清酒。哭奠父文孝。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妻拜答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媪。嫁母貧。時周問。曰天下小過。聖人必爲

提擲。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東平宋瑜從遊。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弔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塹界塹。遊雷溪而還。六月二十九日戌時書曰。兩時之收心。不敵一時之肆口。大自恨。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漸學九章。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八月爲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區田。水利。皆有謨畫。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之寧。一無震搖。豈不善乎。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此一福不自享。真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盡去。此二極不自遠。真極禍人矣。甲雇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卽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十月學習冠禮。一冠禮。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戒賓。告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燕啟。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於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敬戒。

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齊宿趨事。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其次加。盛設房中。桌上皆有覆。鞞帶雜佩皆具。梳櫛紛盛匣中。酒餚果品。蓋箸盤席。盥盤巾架。氈八條。大門掛紅綵。厥明。夙興。安置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氈。置兀其後。移梳櫛匣於此。房西置筵。南向。筵南北各一氈。筵上列餚果。筵西有酒尊所。置壺蓋盤其上。堂中東布一氈。爲主位。西向西布一氈。爲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氈。爲贊位。東之對贊者。賓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氈。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氈。東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鞞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爲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綵。子弟迎候。一恭。洗塵更衣。或路遠。畧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賓入揖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賓立主人右。僮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

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僮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僮唱拜。賓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僮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即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僮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爲之梳櫛合紒。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僮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僮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僮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僮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鞞帶。僮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揖冠者即席。僮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僮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二等階受冠。贊唱詣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僮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職服。具雜佩職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僮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賓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

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醮禮。賓揖冠者。卽醮位。詣醮席。右南向。僮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賓北面。祝曰。旨酒既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爵。置於席。僮唱鞠躬。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向。答拜。亦再。僮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南向。僮唱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降酒。授執事者。蓋興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僮唱拜贊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詣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僮引主人降自阼階下。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宇。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僮唱謝字。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之。平身。唱禮畢。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率冠者見於祠堂。冠者從拜。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尊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主人出醴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僮非子弟亦謝之。凡親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

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能酬贊。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俟上馬歸賓廬。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學而明德親民者也。用官取士以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講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蓋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爲之。則浮學。靜坐則禪學。定自力常功。日習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別在否。分數多一言則。過五則。忿一分則。過五則。中有一。邪妄也。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曰。以親亡得名。良所深悼。力止之。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朱肖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膳存學編曰存學將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卽身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畧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眞將天牛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於性天則以其高遠不凌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教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眞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蠡人崇禎己卯舉於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寇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事及解組。絳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滌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

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頌直。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衆。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遙哭奠。任熙宇。閏二月。迎朱翁養於隨東。復事祖常儀。同寢。夜嘗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禱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禱。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過嗣於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尙存。八十矣。先生悲喜淚零。族衆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且夕。俟其終歸宗。請理乃合。先生然之。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脆體。傷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思後儒每以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毀傷點污。便可髣髴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爲肖子耳。三月朔日。始不往謁朱氏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馬遇榮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於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

交不深。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旣思日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爛習技藝。而邦家多怨。乘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五月著會典大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於冊。罷道統龕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行端午禮。以內子病。令免。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強矣。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內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強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卽於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舌賢女。何以過焉。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

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即為空虛。即為支離。七月朱翁子晃。唆翁百計凌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踰垣逃。憂甚。旋自寬。益小心就養。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惻所敬皆式。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訪王介祺於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思已近墨。王法乾近楊。宜返於中。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即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解乾卦九三爻辭。舊解終日乾乾。夕惕若。為晝夜惕厲未懈也。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皇皇。一刻緊於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不自息。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以王法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

疾不刑怒。齊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齊。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餒餘不祭。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爲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冊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卽百過盡銷。更愧以終無改機也。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劉煥章評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二月之楊村。隨族長致清明祭。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所以事神也。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日程頗可對。至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不意後反退也。相約日新。學習士相見禮祭禮。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价通姓名於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顧。不敢當也。請暫旋騁。卜日往見。賓固辭。價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大門之西。東面。介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價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擯介贊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挾。及階。賓介贊三揖。三讓。同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階聚足登堂。擯介贊就位。擯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擯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擯贊安座。展坐。賓挾。

揖。接贊獻爵。賓拱揖。接贊獻箸。賓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畢。接介贊
卽席。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爵獻箸。祭禮。副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
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瘞毛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
平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勺水淨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爵酌酒。詣至
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他神隨宜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
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陪祭者
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平
身後。引唱點酒。詣侑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
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侑食。祝祝曰。請歆。再侑食。三侑食。並同。啟門。然燭。通唱飲福
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
鞠躬俯伏興。俯伏興。平身微饌。送神。四拜。與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帛。各詣
燎所。焚帛。焚祝文。望揖。副通唱。禮畢。從王法乾學琴。鼓歸去來辭。未就。後從張函
白。學客窗夜話登瀛州諸曲。王法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然。明末死。

節之。臣聞中義婦耳。四月習恭。日日習之。卽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淵。十二日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卽整冠曰。吾昏放矣。十七日思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行宅巷。必習折旋。五月張公儀遙贈躋生微論。乃達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習卜。備遜行。及朱翁終。尋父資也。七月蠡縣教諭王心舉先生行優。先生達書力辭。邑令單務嘉請見不往。補六藝六府於開蒙三字書內。端蒙識也。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歡倍之。過一盞必書。赴曲阜會。以其饜豐減食。先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衆因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嘆。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張公儀約會於祁州刁宅。論學。深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寧晉人。原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史。逆闖屢徵不起。特下僞勅。擢爲防禦使。怒罵不受。僞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不及。十二月十六日。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憚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

世以友會話。譚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無畫之話也。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景奉祀於其祭也。曰孝子某。使冢孫元致薦。王莊翁娶張氏於萬歷四十五年。舉先生父。目者言難育。遂以天啓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給蠶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尙禮。嚴內外。因賃居王莊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書朱翁媪。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於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於莊周爲人中妖者也。哭奠師吳洞雲。助其葬。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卽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畧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

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染也。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孟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閏七月。族壻貽桃食之。又食蔡米商瓜二條。先生平日非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強食片瓜。曰數載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曰。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以情。欸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八月。哭奠彭朝彥。朝彥劉村傭者也。捐介勤力。少有餘。卽施。人力爲善。先生敬而筮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盂。先生曰。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九月。先生以王法乾遭妻子凶變。遂就莊周南華。而情正學也。乃告以止會。自矢獨立不懼。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祝文畧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卽天時也。縫掖章甫。卽水土也。府事行藝。卽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皆是也。逮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

刪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顛躓。且佐帝。歸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十月至楊村。叔父愉如自山西歸。拜聚。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十六日。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產與晃。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晃又欲奪其自置產。屢興變難也。內子病。不服藥。曰。妾既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置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於待絕也。先生曰。此有天焉。汝勿躁強之藥。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改齋戒款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己生日。俱同朔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挨次。轉則面向尊。而身自移却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故或疾病。不令人代。室人不

用命。罰之。跪。至。二鼓。謝過。乃命起。與人曰。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可徒爲所困。同會人如曲阜。遇風。次日大風。吟云。谷風凜凜。逆行人。繼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齊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聖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登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寧須登泰山。聊以寄吾意。身陟碧雲天。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乘。後爲常。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與王法乾習祭理。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於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卽同姓。而其養父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旣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緩。從俗以五七日可也。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葬秋以爲期。倘踰時。卽歸。羽洙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五月九日。練。惟朔望往哭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廢常儀。如朔望拜類。晨謁告面生。

祠不廢。十四日買靈豆腐。愴然流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傷廢之入口也。投呈於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宗。批許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產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令養子訓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訕言之徒父予也。給以物。六月至楊村。攜叔父之子。名曰亨。教之讀書。聞劉村孝子朱莪貧。餽以錢。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妃。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愾。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齋戒。逮遭三年喪。則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齋。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云齋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齋。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齋戒。遇橫逆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愧悔久之。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灾乎。已而傷手。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冕復謀吞先生隨東產。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楊村顏氏族人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升車。隨之西。

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園榼一內。果曰小。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喪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邊之藩。顏士俊。仕佶。士鈞。士侯。士鎮。士鏡。夏希舜。王久成。從遊。王法乾述劉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及。遍人之歡。先生謝之。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於野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於南學。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蠡。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以大明會典。品官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旁書孝元孫景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殤子赴考。祔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禩不及祖。蓋髣髴程伊川所撰禮。而謂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二月。率家人行忌祭禮於恩祖母墓。并哭恩祖。闔族供清明祭。

於墓。先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約勿盜賭。奸欺。詐。載家譜。四月五日。期服闋。率家人昇供。入盞祭。恩祖考妣於墓。告以歸宗。易吉服。延朱晃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餞。遍拜辭。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遼左戒嚴。不可往。日夜悽愴。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深隱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臥無袴。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揮標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欵欵。終日無倦。施日疾藥。遠來者輒延欵。下榻。嘗僕馬居數月。疾逾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宋榻。宋氏嘗請之副室。或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趨出。垂手迎。奉簾。肅入。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副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盡禮焉。十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逼。

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傍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韜矣。猶云寧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九月修家譜。其目十七。曰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合。曰別嫌明微。曰莊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曰餞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列傳。曰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孫女甥壻。曰拾遺雜記。買田氏女爲婢。王法乾爲子加冠。宿先生爲賓。行如禮。王法乾謂先生曰。凡食祭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廢。故吾獨行。以爲人倡。承教敢不如禮。自勸有美言。傷信之過。或言天下多事。盡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時及

門日衆。乃申訂教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講。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旦六拜。違者責。有喪者不爲禮。但存定省。告面父母。有喪者亦然。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戲侮。干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爲人祇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卽欺天。說一謊話。卽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一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於夫婦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齊戒沐浴而後行。別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各色門頭。皆世道之蠹。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宗族鄰里惑迷者。須

感化改正。至於祖父有誤。論之於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大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慎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去禮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脫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鼻孔唔唔。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填牆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譌。教演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入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入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予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爲禮。再

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入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相。遇。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見。必。再。拜。皆。間。納。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視。盛。夏。汲。水。冬。然。火。斂。做。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旌。者。即。免。一。尚。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歐。詈。者。重。責。一。貴。責。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即。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羣。聚。笑。譚。者。責。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同。罪。二。月。聞。王。五。修。卒。爲。位。齋。戒。哭。奠。日。警。腹。愚。父。也。而。舜。齊。粟。祇。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踴。躍。故。孝。莫。大。於。嚴。父。忠。莫。大。於。嚴。君。二。月。王。契。九。來。訪。觀。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馭。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申。習。兵。學。好。雌。黃。人。爲。惡。少。所。侮。深。悔。之。晚。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閏。五。月。陳。昇。專。來。訪。見。專。名。振。瞻。清。苑。人。豪。狂。博。覽。托。束。鹿。任。最。六。訪。父。以。其。爲。商。於。關。東。也。二。十。八。日。未。坐。不。正。

覺卽正之。申交股坐。覺卽開之。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於丘。賜之辯賢於丘。由之勇賢於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諧。多以忿累之。屢懲而不免。愧甚。給孫衷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衷淵名之。濞。高陽人。孫文正公姪。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繼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閭經畧鳴泰之齋。有婦人被妖魅。符籙驅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又力請力却之。恐虛傳招禍也。有求文者。謝以儀。却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蠶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却此有謂也。不可法也。曰。言而盡人者大。盡於人者小。二十七日之

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謂門人曰。君子於桓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於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日功增。抄天文占法。讀步天歌。廢本日。近出告家祠。從王法乾之死。而之生。之不智之言也。三月。易砥石十餘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貧人也。如所言。價與之。知劉煥章缺糧。餽粟石六。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於駁人得意之語。惡莫重於發人匿情之私。一僧求人。邀入寺。辭曰。儒爲盡人倫之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思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聽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彛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爲即義。不可有厭心。題日記面曰。學如愚。思心神在內。天清地寧。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二十日晚。

與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卽正言。但見人非傾聽。卽止。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九月。立齊戒牌。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曾祖兄弟三人。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羽洙規先生未融鋒。祿。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萎歎不學。而省言斂氣。非沉定也。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於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元宵懸齊前一燈。羣聚觀。先生嘆曰。盃大紙燈何足盼。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雖羣望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王法乾曰。每苦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五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衰。葬除。六月如易州。會田治堯馮繪升。楊孔軒論學。治堯名乃畝。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繪升名夢禎。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

孔軒名思茂。山東人。以祖族遠。左遂入旗。孔軒贖歸民籍。居新城。有文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爲學不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樸實。十月。訪宋賡休。楊計公論學。賡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陞天堂。自己陞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賡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瓊照之。見已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賡休遽醒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續母。祭神必齋戒。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難平。賡休到卽釋。某生忿弟歐其子。且將興訟。賡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創。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必令壻家作佛事。賡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拔。勿啟齒。賡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賡休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尙不立男側。况幼女牌位。令羣僧隨昇。不驚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衆誼闡。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難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

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學。十一月。如寧晉。哭奠張公儀之。趙處士墓。弔之。處士名瑛。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於公儀。其卒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清高。素慕君神。交未遂。范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遠拜孤墳。憑弔深。過澗水。由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惡名。舟量濟而見顯功。君子其橋乎。曰。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十二月。訪安平趙衛公啟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謂言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謂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謙敬族尊長。思海剛峯曰。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鈔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

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答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八月一日。親御載糞。失新易鞭。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九月。曾李天生於清苑。誦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詩。又時以博學鴻儒舉。主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十月。一門童。馮先生弟亨。貢之不伏。逐之。失言。既而悔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甚也。夜不眠。丙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慙。將問天下之賢才。為生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與高生言承歡。生曰。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痛蔽深也。愉行婉容。性資本具。但痛蔽後。須者力發。發出。又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十一月。入蠶。哭郭敬公。二日不歌。不笑。送葬。哭之哀。先生族

人爲尉虐。被繫累累。乃訟之縣。事解。曰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十二月。以今歲。嘗衰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日益堅。

己未四十五歲

正月。拱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堦曰。尊君先生。老成寡言。儻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佃。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臭也。如蠶與蝶交。共學琴學舞學禮。闢佛老力。故同問學於先生。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隼。經術未具。具吾憂也。孔子修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會典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口。肩擔寶劍倚幢。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言也。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一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觴。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

鉞。威。簫。磬。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義。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之。田。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卽。所。以。持。志。思。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成。馬。謬。宜。及。時。自。改。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途。遇。蠹。令。避。入。門。下。令。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猶。的。然。致。世。別。眼。况。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九。月。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常。住。宅。中。可。乎。弔。蠹。縣。殉。夫。徐。烈。婦。客。有。見。先。生。颺。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語。可。訥。言。曰。佛。氏。是。勿。視。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十。月。左。目。上。生。瘡。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途。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丑興。隱然見一鳥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牛脾忽跌仆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矣。

大慟。自此於父生位前供饗。以神人之間事之。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嘆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爲今日正當習動耳。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友於弟。以次女妻壻。已而卒。先君子曰。先共法壻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寧非禮也。翁然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令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之。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於京邸。先生聞之。慟哭成服。五月。塏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典禮。深州國公玉來問學。公玉初名之元。避先生改名之桓。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有疾未納。女癡且顛。爲媒欺也。至四月。讓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塏聞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住與行罪皆莫道。前擬有子。卽出。後迫於時晚。以爲但見子產。卽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卽出。乃天降罰。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癡故痠亂之極。遂欲將此原

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慙感先生改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敢不力乎。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墟。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塗地。但有志者。卽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長未進。先存心。揣人短。此何意也。或告兄弟惡。先生憐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一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聞先君子事親。夙興拜牀下。初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昆弟安。嘆曰。吾不如也。襟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神靈養充。則改過有力。神靈則一點卽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襟詐。劉煥章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乃恐賢豪恃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誤耳。先生服其言。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之。語

塏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孔子欲爲尊讓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卑之。易地則皆然。教塏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却雜亂。如古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又語塏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畧。其實此權字。卽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於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塏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竭力佐其子亨葬之。因思父哭甚慟。曰。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愆註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携孀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夢箕墓。並會五公門人吳瑾等。回過深州。國公玉家。抵安平。晤彭古愚彭子諒。二十五日。哭奠叔父主前。告練。二月。往哭奠朱參兩。坐王法乾齋。相對衍衍。忽覺期服忘哀。即謹。三月。親孀日譜。白圍甚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圍終歲祇數箇。自勤私慾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妥當。乃爲慊。故嘗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卽月至日。亦何容易。僕並不可言。祇刻至耳。期服雖練。每日必思慕數次。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慊。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之慊。慊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慊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也。養同高祖姪爲子。名之曰爾樣。書孀所箴。滕口木雞四字於東西壁。莊對致敬。如誨友在旁。思人不能作聖。祇是昏惰。惰則不緝。昏則不熙。參訂司馬光十科取士法。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取之以章句辭華。而另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不如卽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

里選。各取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於一職。以其職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以畢舉。又何事於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蓋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曰彭濟寰嘗戒予。謂大病是心中話。卽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恥哉。四月二十四日。哭奠叔父。告釋服。聞劉宰宇以豪俠老而甘貧。獎之。齊燿燧侯問學。時據與張文升共學。韜鈴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觀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菲薄之人。情不相召也。存於中者。戾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深中膏益錄之。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著。焉可溷哉。八月。以患瘡久。氣血虛。乃更弔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偕據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圓。唱禮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慎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凌傲也。王法乾摘據過曰。剛主交某某。又與某通。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

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持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友。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某將以自改也。思齊家之難。誠哉。嘖笑不可苟也。行必習。恭步規矩。如神臨之。始製懸門齋戒牌。每齋戒懸大門外。云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楊他所。祭畢領教。看家語。至趙簡子鑄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行之人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十月約。據以月之三五日會質學。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曰。如此何由化之。此卽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十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煥章。張函白。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戲。歌舞藏鉤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臻從先生如獻縣。與王五公先生議經濟。國公玉邀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之學。思古學教法。開而弗達。

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嘗過其量。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衆。自今再犯此過。必罰跪。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先生謝言。四月。瘵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七月。著喚迷途。後又名曰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參禪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惑於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色邪教。九月。與瘵訂規約。以對衆不便面規者。可互相秘覺也。云警情須拍坐。箴驕示以晴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謂張函白曰。千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於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忘其初一語說定。進取而忘其初。則可繼於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是焉。如保定府。哭奠呂文輔。晤孫徵君十一子君夔。瘵淮於先牛。曰。五穀之牛也。牛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穡也。學者有淮而無止也。加之孔子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瘵竊窺先生。近若有急急收割意焉。且夫英雄。敗於摧折者少。敗於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患。甚於摧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望荆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晴。當年匕首入強羸。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於今尚不平。四月。博野知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贊及崔詹事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湛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六月。河南楊騰千來訪。問學。奉喚迷途而去。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十髦。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璩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空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閏六月。納所賣田氏女爲側室。張函白規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丸止於甌。與流言止於智者。先生服之。一族弟無狀。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惠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九月。先君子病。先生視之。既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尙有始有終。卒。先生哭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恭。批周子太極圖之誤。主靜之失。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 李燧纂
王源訂

順德 黃節
鄧實校錄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玉來請執贊。先生以其年長於己。辭之。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為父母立一血嗣。乃出。就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為位哭奠王君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諡曰莊譽。又之郎仁。哭奠楊討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諸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者以缺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過涿州。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鎡。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

士馮銓同城居。謀一見不得。十七日入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白求代尋來報。重謝之。斧資取給醫卜。親友餽贖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答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又無路引。不得出關。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六月四日。遇豪士曹梅臣者。爲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南。已至奉天府。卽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家。時東鹿友人張尙夫之兄張鼎彝東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尙夫。因見東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跪懇。與之報帖。求其傳布。七月。張東巖作毀錦州念佛堂議。先生爲之作檄作說。入存人編。八月。報者沓至。往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楚。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具壯志。以事編居瀋陽。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於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四出尋

覓日禱父信於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二日宿遼陽城。出陷翻漿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履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城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報帖。遍諮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無出。繼配劉氏。生已。曾以某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稅服。十一日宰豬羊祭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苦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弔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奠。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告。溝渠徒杠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

達松山堡。行忌日奠。途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入關。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弔奠。嗣後遇前助力餽贖者皆謝之。弔奠繹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三十日過京城。五月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達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向哭。已入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弔奠。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於祖兆。告蠶庠教諭以丁憂。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讀士喪禮。曠古聖書多記事。後儒書多談理。此虛實之別也。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惡荒。先生矜之。

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教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必不易服應考。因棄諸生。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王

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跼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無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傭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父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嘗從孫鍾元徵君魏庸齋司寇遊。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齋戒。以無時不齋戒也。今予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葱韭。則祭前須齋戒。十二日行忌日奠。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弔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惰。故先生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情矣。情愈慊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五月十三日。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先生自外過中門。側室田氏急掩扉避。先生遙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八月十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謂門人曰。初喪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宋儒家禮刪去無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期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今因家禮練

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昨讀子夏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乃嘆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宋人無德無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傲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且粗如糠稗。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懼哉。須極力培植。上副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東侍疾。五日回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參用儀禮。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祭訖。急如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弔衰。弔賓爲先生來者拜謝。非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於家祠。行吉祭禮。乃遷曾祖考妣主於祧室。安祖考主於祖室。考主於禰室。以殤子赴考。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禮於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出氏隨女君拜祠。拜君女君皆四坐。受子拜。父母畢。揖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華飾。以尙有心喪也。行醫於祁州。濟貧。且欲廣成人材也。六月。刁過之石藍生約共習禮。

羅令懸匾表先生門。許西山致書於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止學答之。西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令。邑煩劇。又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擒寇。皆有方略。且延十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廚傳績紘。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己巳遷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與其兄尙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鐫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一中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甲揆文奮武。皆吾心性能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巨韓信房村諸人。皆能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之。盡規。規。聖道不能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塏與張文升推行存治文升著存治翼編。塏著塏忘編。先生訂正之。七月三日。謂紹洙曰。儀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爾。儀果至。紹洙遠族叔也。以貧養於習齋。

數年如一。八月。過保定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聚五。張石卿。孫君衡。高薦馨。孫衷淵。王法乾謂先生曰。君子口代天言。寧容易乎。先生是之。十一月。過安平。可謂言勸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思及此。十二月。訂堞所著閩史鄰視。聞劉煥章無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朔日。遭還初伯總喪。哭奠慟。時先生內子復姓李。復移祁州藥鋪於家。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待奸惡以聖賢豪俠。或處之如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不淑。人之難交耶。二月。出棉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喪。文芳爾儀生父也。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揖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四月朔日。告還初伯於殯宮。除服。看堞四書言仁解。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起。勿怠。禮。堞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無

主也。先生卽書於冊面自警。鹿密觀來訪。思宋至臣子所宜急商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益謙首以爲戒。與門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予中年曾受其疫染也。十月如獻縣。哭奠王曙光。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公祠。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僧鶚立。是時凡助尋父者皆往謝之。如郝關。與馮繪升言存性存學。編繪升初疑。後是之。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通三獻。詣位讀祝。共十二拜。較會典減三拜者。爲成儀。連獻五拜者。爲減儀。春祭祖考。秋祖考。俱大齋。季秋特祭孔子。孟春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齋。清明十月朔。從族衆祭祖墓。亦中齋。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己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派族人墓。俱小齋。用減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齋七日。戒三日。齋中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小齋散齋一日。致齋一夜。大齋必沐浴。中齋沐浴。或澡拭。必入齋房。小齋必別寢。戒日。懸內齋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車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

肉不茹葷。齋沐浴著明衣。遷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所在。齋日懸外齋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訪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榻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齋刻齋之例。謂立刻即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凡祭令家人辦祭品務潔肅。凡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八皆答再。妾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君。子孫惟元旦拜妾再。妾答拜。凡出告反面於家祠前。俱如生人禮。今因禮言無事不關廟門。定即日反者。揖告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啟簾。焚香設薦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率子及從學弟子拜聖龕四畢。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凡出過祠必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惡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厚友之父母。准下祠例。有所惻必式。如見瞽者。殘疾喪衰。城倉倒河決殺場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遇耄耋。望祠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塋。日一至揖。再至趨。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恩祖父母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

容如常儀。凡吉禮遇喪皆廢。雖總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於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謹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慊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欺慊分數。多一言○過五則○。忿一分○。過五則○。中有×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爲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爲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做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新爲却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懇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二月。據執贊正師弟禮。先生嘆曰。素隱行怪者有其人。半途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遜世不悔者。吾非其人也。竊有志焉。思心時時嚴止。身時時整肅。足步步規矩。卽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靄。喜怒時時中節。卽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王法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三月習琴。十一日誕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送葬。遂泣不已。自傷也。知養子有隱疾。不能燼嗣。且有室變。大憂。旋以命自解。乃謀

養孫爲後。李植秀來問禮。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已出。而我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習騎刀式。始及雙刀。四月。學使李公應薦。知蠡縣。事趙公旭。俱遣人懸匾旌閭。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於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遍揚當道。先生力止之。謂瑛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函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非。僕志也。如蠡哭奠。塋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初。以恩貢截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諱之曰節白。五月。塋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萬慮皆忘。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七月。教李植秀乃幼弟利。學士相見。獻酬禮。令肄三。王法乾曰。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持世。

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曰。謂程朱持世。尙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焉得不皇皇表章也。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王清威。有吏才。以祭門神齊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於齊。況平常而能齊明也。卽專思神。二十九日出也。行中規矩。入則否。嘆曰。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李植秀問曰。秀尋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入股爲正業。別有講作。皆曰間雜。皆屬怪異。汝初立志。當闔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懸匾旌閭。先生受而不報。九月。訂璩所編訟過則例。吹籥。自勸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國之桓介。璩執贊。先生辭固請。乃受之。思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必於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璩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

湯銘苟日新矣。何必復日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曰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無他法矣。李植秀問。間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有素。而驟言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卽是效驗也。族弟借乘。家人對確矣。先生思此人魯鈍。無所借。命家人改日確。十二月。往哭奠閭大來。大來名際。秦蠹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讓。遇橫逆。笑受之。不報。三從叔子早壯。以孩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率之招神於墓。立主習齋旁室。行虞禮。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恕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養族孫保成爲孫。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未有真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進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二十二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母不敬。快然。思敬時見箴而安。息時見箴而惕。不啻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有以哉。博野令羅公致仕。

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喚迷途序。二月。張東巖通政來訪。二十二日。遭從世母總服。三月。訂搵族約。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疊也。習射。門左演爨弄。家衆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思吾庭除日新。有乏人無廢事。今不潔。衰惰甚矣。乃各處親掃。惟場三息乃畢。思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二十二日。哭奠從世母墓。告除服。六月。書謹言八戒。一戒閒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表暴。五戒凌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思文墨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思高明覆物。萬物羅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思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思人心。

不如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翁謂門人曰。予當恭莊時。輒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懇摯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王五公。惜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九月。思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逆也。二日行中規矩。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敬之難也。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即己才無用。世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即己情不平。以祭考齊戒。思齊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量容之也。有交財。宜讓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十月。爲蠡人。士作祭劉潤九文。潤九名廕。旺蠡人。恭兄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爭皆往質之。十一月。涑水曹教化來問學。求列門人。先生辭。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却缺靜功。不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非齊不明。非明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坐。拾釋子殘瀋也。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敦化介。搆執贊。先生許之。先生語搆曰。伯夷仁也。柳下惠義也。搆曰。搆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

以其不念舊惡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雜綯可托。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志爲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先生曰。唐楊瓚疏言。選士專事交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於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卽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思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真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上通於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看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憊然恨予交人。每蹈此危哉。名保成曰。重光。思予以淺露爲直。暴躁爲剛。執滯爲堅定。屢過不改。廢才也。三月先生將出游。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於是別親友。告家祠。十六日南游中。

州。至安平縣閻暉光齋。閻教其門人揖立。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至深州。國之桓請從。以其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遜子路乎。固請徒步從。先生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教以齊家先嚴內外。野莊頭。遇鄭光裕克昌。示以喚迷途。大悅。至順德府馮莊訪楊雨蒼。及其弟濟川。示以喚迷途。楊錄之。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至安陽哭奠許西山先生。訪徐孝子适。适聞存學存治曰。适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衛聖道。其在先生矣。抵回龍。與陳子彛。耿子達。甯天木。熊伯玉。耿敬仲。孫實。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甯季和閻慎行言經濟。至涪縣。論教國之蒲男玉之桓弟也。來迎。遊大伾山。論道士歸倫。考忌日齋宿。遙奠。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行。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審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捕。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至夏峯。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噉具雞酒祭徵君。哭之。

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窟。弔彭餓夫墓。酌以酒。盥嗽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蔭千。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不脫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無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蔭千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興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黃河。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闕人。思今出遊。卽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十日。夜店人喊盜。先生堅臥。亦不言。訪張子。劉念庵。郭十同。李瑤之。杜聿修。周炎。趙龍文來訪。時時習恭。心神清坦。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兼之斧資不給。商先生浩歌自得。絕不動心。一日見一翁。過骨甚健。異之。挽入座。則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

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二十七日始食。恐食早。家人未薦也。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傲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壯。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於人前矯強粧飾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偶

見筆有亂者。因思杏壇之琴書不整。孔子不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六月遊於衛。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封酌。與之言。已提劍而舞。歌曰。八月秋風。濁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傍。徬徨。良久。鸚鵡舞。雙眸。爛。空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可以贈之。雙環。玕。翌日報一刺曰。吳名士拜。遂行。抵杞縣。訪田椒柏。鄭吉人。皆以存學爲是。至鄆陵。訪梁廷授。以道於伏村。晤劉子厚。訪王延祐。次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無事喊盜也。予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卽或間作。祇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卽在此。次亭請執贊。辭之。晤常貞一蘇子文。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卽習。何待乎。習祭禮二度。日入。從先曰。燈可讀書。燈不可習禮乎。秉燭終三。教從先三。耶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訪韓旋元。旋元闕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閱存學曰。是吾儒喚迷途也。訪韓智度。指易修業。

居業曰。學者須知田產籍非祖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之不謹。是無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無道也。六藝之不習。是無學也。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於人。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修道即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以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於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入股可也。先生曰。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夥。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開杜渠。又聞其毀佛寺。重建耆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

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於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兀然靜存。不睹不聞。隨處而可。通乎。八月。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置學之二字於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元儒藩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百年。願進習行。以真蒼生。仲誠拜手許諾。訪侯子賓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至商水訪傅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士刺拜季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刀。木天問曰。君善耶。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琬次子順。季子貞。執贄從遊。渡小黃河。訪王子謙及寇楣等。隨問引以。

正學。抵奉天時。訪王焉倚李象乾。焉倚初執習見。已而服。返鄆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百人兵。問二事。叩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尙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尙未至耶。乾行語塞。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先生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嚴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於其孫世臣爲養資。至湯陰。訪朱敬主一。他出其父寧居出會。夙儒也。語之學。抵掌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侄習禮。寧居曰。予可任老乎。卽主位伏興。彬彬如也。夜與主一論學論治。主一曰。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适仲容已來迎。出日省記求教。而禮柔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至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卽如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

兩儒。倫並靜坐。則儼然。兩和子矣。十月。至臨城。拜香百一。耄。清苦。布衣單敝。饋以金。力却。出酒食。寒舍論學。五日。抵里。族侄修。爾儼然游。聞家人前以家書至。相謂曰。不聞朝廷詔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寧以妻子異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惕然曰。吾無以當之。尙容少自菲薄乎。因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家人相勉。思言終未能謹。復擬五字用力。曰省徐文禮遜。或少寡乎。王法乾論道在於書。先生曰。書之文字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坐乎。書坐乎。抑讀之即當坐乎。法乾無以應。給李介石書。返其幣。以南遊後。介石具幣儀來問學也。介石名柱。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舉於鄉。能技擊。好樂。教子甥及門人各習一音。每日讀書畢。即登歌合樂。調風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瑛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膺撫臺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

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所以吾心益傷也。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曆授時布政之法亡。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謂璩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予存性存學大翻宋明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於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於孔孟墜也。卽合於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於小節用功。七月。錄四書止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人錄爲卷。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於別室。以無所出。准無服殯例。令子弟十二日

除服。田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昵。近未嘗仰首一視。先生面也。事女言如慈母。死後數年。女君時時哭焉。十一月。王次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曰。子以僕爲雜霸。或卽子染於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卽僕流於雜霸之見乎。各宜自勸。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璩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語於記首。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如今日而已哉。卽以賢弟聰穎。必悟屢蔽受害。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智。置側室姜氏。亡岐劉懿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卽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郎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祇問論今古。差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嘆哉。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勸。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嘆曰。官乃不許辦事耶。曉事者皆

不辦事耶。愚謬至此。不亡得乎。六月。王越千來問學。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胥迷。乃爾。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稱議之。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入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吾敢不懼哉。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辨學不可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遇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能贊一辭。予皇明大政。記祇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年月日。皆尋義意。遂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瘕語耳。如涿州吳奠陳國鎮。十二月。與爾儼言致用。以稅本色均田爲第一政。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耐食。二月肥鄉郝文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故於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六月以祭中霽齊。自勸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如也。非忘乎。故助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語。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語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虛文畢事也。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嘆也。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與儉也。予曾未有一焉。愧哉。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輿僕。遣苗生尙儉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國朝叢書

顏習齋先生年譜

卷下

十五

國學保存會

三月。修己日。近日取士。書藝攢砌。策表互換。祇爲欺局。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大謊。四月。日施惠於人。乃其人命中所有。第自吾手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伐之善。可施之勞。七月。之小店。途誦程子四箴。覺神清氣聳。因思心淨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昏氣亂。一日。卽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聖。學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讀書。最損精力。更傷目。教修己爾儼曰。學者。但不能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一日。十一月。謂修己日。子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於文。不在讀八比矣。然尙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之人。其言露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十二月初三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謙爲賓。思以厚病人之薄。卽已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卽已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且矣。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帽欄候。請拜。先生曰。吾德衰不

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室人懼。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室拜。坐而不立。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鏐從。五月朔日。在塗率重先行望拜禮。使鏐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勝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勝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漳南書院扁。不沒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擯。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竇。右厦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思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却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出而達德沒。儻

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郝也魯苗尚信白宗伊李弘業韓習數郝也廉郝也愚拜從學。六月書習講堂聯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拈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思多言。由於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閱家語。至遊農山。嘆曰。觀於子路子貢。則趨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撻矣。乃自宋儒分派。而諸色英俊。胥不得與於吾道。異哉。思有所事。則心景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尚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函顧而樂之。七月朔。行學儀畢。曰。朔望行禮。匪直儀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舉石習力。先生浩歌。八月。如回龍。陪諸故友。程潛伯請筵。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潛伯曰。解矣。訪路趨光。讓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十六日。以漳水

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魯送至家。九月始返。思非禮勿視。四句嚮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於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於禮也。思威不足以鎮人。而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居之。不智也。禍於是伏焉。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翁爲賓。爽然卽早壯也。二十七日。遭叔母期喪。寢於外。不入內。飲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十二月。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畧曰：荆公晝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孝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慘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

路遣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豈得已哉。薛之仇讐。我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墻堵而進。與荆公爲難。大哄極。詎指之曰。奸曰。邪。并無一人與之商。確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拘可乎。且公之施爲。亦漳漳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恚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廷

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尙可信耶。其指斥荆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撻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辨侂冑畧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尙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丘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藥適丘密辛棄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諡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癩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不近於僞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

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宵無一察焉。不其冤哉。郭子固寓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聞堞言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奉獻再四。歡全活甚夥。陞御史。上疏謂官冗殘民。請汰之。性孝友。謙默有容。非其義。強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博野知縣徐公國綬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髻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癩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奔世。傷哉。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人羣。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豈不可懼。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也。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仁而謙仁爲下。嘆曰。予求仁而好

其下殆哉。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三月。廣平陳宗文來訪。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嘆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岑燦書曰。吾所望與於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畏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六月。思天之所祚報者。人不感稱。已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糾纏。不爲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七月。定與劉棻旃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九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於密。乃洗去心之污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疎。即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十一月二十七日。哭奠叔母墓。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廁。皆梁之穢社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入剛主家廁。矢積薦穢。此處正堪自對。焉知貧之苦乎。三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思千古無暴戾之君子。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即無學習。亦是無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

鄖陵裴文芳子馨來問學。五月。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教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六月。保定詹遠定侯來問學。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曆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遽返已。正墮此處。事非惰卽略。待人非偏卽隘。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據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尙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於禮也。故曰天下歸仁。七月。曰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

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於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俊射粗可。修己學律。希濂學書。賞白及儼。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奮於禮。汝又佐之。六藝備於吾黨矣。予何憾勉之。習祭禮。爲身近衰情。乃主獻。升降拜跪以自振。國之桓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懇誠敢爲。邑人王之俊。廬墓苦孝。桓遍走當道及諸王舉揚。田逢年行傭得直。以佐斧資。桓辭之。逢年恚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達。建石坊於之俊墓。長顏先生八歲。束脩長跽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蘿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遜蘿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凡求嗣。必偕齋戒沐浴。聯生三子。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禮。

已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繫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子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

自愧衰昏。不能畫有爲。宵有得矣。觀朱子語錄。見其於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於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爲植秀鏞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厭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無似。不然。皆昏如無事人。老而衰矣。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阨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卽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聖人。而一德未立。一行未成。卽盜名也。見禍於天。受侮於人。不亦宜乎。四月。之桓心喪已闕。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爲樂。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爲之持總服。朔望祭禮俱廢。五月。送法乾葬。爲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萬教遺孤溥。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弘緒。字曰昌裔。思畏友云。亡須時時畏天。不則墮。六月。思三事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爲學術耳。語修己勿觀性理語錄。抵某家。寅起。賓主皆未寤。思吾方自愧衰惰。而

人猶稱勵精。世運乃至此哉。省過近多自老。大過也。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北。泗。哭奠釋麻。既而考禮。乃悔誤廢吉禮。蓋朋友麻。乃弔服加麻。總非麻服也。謝過於家祠五祀。閏七月。塋自浙來見。先生命吹篳篥。驅之。塋謂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乃於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於日記首。日服膺之。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讐家。構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已告歸。益遠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舊儒。痼說。草堂名復禮。淑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見益遂。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駁朱註訛謬。內入顏先生說。曹敦化以新鄉尙重。戚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戚如辭曰。卓識絕膽。踢籬折藩。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眞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睜睛。總不教塵沙眩。主一辭曰。喚回迷塗。億兆添多。三存如願。萬邦協和。喜先生壽考。作人。聞風起。焉肯蹉跎。戚

如主一寄辭俱四拜。堦質所著大學辨業於先生。大畧言格物致知者。博學於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卽三物之物。格至也。卽學而時習之。誠意慎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退藏於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曰發未發。皆持一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以慎獨盡之。而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爲其所不覩。不聞者。祇屬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喜曰。吾道賴子明矣。後爲之作序。八月。語曹敦化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卽興。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條卽亡。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振。九月。安州馮繪升來。以法乾亡。與繪升約一年兩會。責善辨學。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嬌柔。習恭安。先生以屯子堡水患益甚。屢請不往。至是郝公函書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習齋遺產。十一月。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十二月。博野

知縣杜公開銓造廬拜見。閱陸桴亭思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玘光玉來拜。去謂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辭氣乎。對曰。異平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三月朱主一來。考習六藝。復具贄令其少子本良從學。一日習恭。忽閉目自。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置我於散地。二十有八年。曾不切劘我矣。植秀曰。曰何也。曰。困抑不若在蠶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蠶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敬一步。即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即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作先君子傳曰。年幾七十。受兄掌面。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六月二日。覺天清地寧。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稱君子曰。終其庶乎。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中檢靜敬。七月徐中容來問學。思釋氏宋儒靜中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

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許恭玉憂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夫帖括制藝與讀書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寓書問學。稱弟子。謂李命侯曰。法乾卒。良友中再無以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諄諄諭之。以法齊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於日記額。悔過。自訟驕浮二事。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若宋人選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真熙真敬。十八日。夜就榻矣。聞子弟樵遠。復出圍坐成一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景長春。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評據口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口占云。宇宙無知己。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思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祝成。敦重光安。五祀龕。奉上額。正行。家衆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爐前。恭揖。稟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皆

先生自行。今始命孫。塏弟培從學。二月。培請先生之李家莊。塏門人菅廷耀李廷獻菅紹昌皆來習禮。三月。修己侍告之曰。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目斷。不過三十。今幸苟延也。子戒之。閻公度半日默對。嘗闔座稱羨。四月。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編。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進進不已也。八月。塏將入京。先生曰。道寄於紙千卷。不如寄於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族慕。一也。田有曠。二也。歌興不長。多忘句。三也。九月。語杜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令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教塏曰。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於儒者本業哉。願百養精神。苟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卽死無憾矣。十二月。有惑者。盛氣解之。思此卽已惑也。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言盍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誠。面渠

以明道也。非以為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生考而然之。至是改從古禮。聞人稱邊之藩。孝恤二行。曰吾門有人矣。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把之。思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充此意可為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功總。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服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顛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三月八日。忽思少年最卑污事。因思張仲誠言。鳶飛戾天。一斂翅即落地。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頹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老力可能者為之耳。劉懿叔稱其長郎。近勤子職。先生因獎之。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五月四日。哭奠從母。告除。總自勤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來也。或饋囚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百

而報一也。家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於身。昏慢之態。不作於心。無所鬱。累無所貪繫。斯學力之驗也已。六月。自勸曰。李晦夫氣象樸穆。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受侮。予既甘心沮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句。且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過與。思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班行學儀。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十四日。小便祕。幾殆。書命。臻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鏤侍請曰。剛主曾請於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七月。先生聞某不分父勞。嘆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八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小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爲人用。聞師賈金玉。

卒。奔哭。持心喪五日。罷。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九月。河南周璠。价。據執贊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於先聖。傳之經濟。囑以勿爲書生所誤。培始編日記求教。誨之曰。務有恒。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舌耕以濟絕糧。亦可也。於是曹可成。田得豐。郝品。郝夢祥。郝夢麒。來從遊。清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六月。大興王源。价。據執贊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寧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陰佑。使之成德興行。有功乾坤。評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間。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

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皂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陽。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

七月。璩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共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璩質所撰小學勺舞儀節。畫舞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八月。評培日記曰。既脫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空虛。而自卑自邇。則可與適道矣。儼侍言有心疾。曰。習行於身者。多勞枯於心者。少自壯。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雲。似雨兆。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傳瞻天之學矣。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兄璩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侄修已爾儼及門人李植秀鍾綾各集册。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拂。庶末路無躓。惟神相之。訂璩所譜小學。十月。夜坐久。無情容。爲修已述故友劉肇南。以六十鄉宦。失一出告。受跪責於其母事。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先

生見學堂禮器禮位。乃知諸子自習禮也。錢蓋倡之私喜。培來與錢習勺文舞式。教培痛除假冒將就。十二月齊。憑案者再。因思古人之老也。行有杖。憑有几。是古人固不諱老。齊之日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爲主。不必盡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祀祖禰。祝文末曰。尙其冥佑。末路乾乾。寡增罪戾。庶保障衷以歸元。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贊。新歲習勤也。必終肄三。漢軍崔璠。奕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者。乃命凡遇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於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自勸一生。勉於明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衛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凜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戒子侄後日。斂用布。勿以絲帛。二月朔生習禮。先生主獻。問諸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恭敬。謂門人曰。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眞傳心有事則心。

存身有事則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於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與門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二十日看書。儼曰。伯父言誦讀爲病。而又犯之。况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如是乎。祭養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較指輪一盞卽止。曰。吾事水學。不外分溶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人周瑋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乃易紙抄喚迷塗。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因自鈔存人編遊西圃。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於隔陽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卽偕弟子登山。玩水卽偕玩水。吾吟酌。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偕。諸公勿問也。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進士。卽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書立心高明。俯視一切於記首。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宰。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在名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儒必悅。使緡朱註。程子果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稱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十二日素服行忌。

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饗哉。知兒之將獻。尙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塋
來叩稟。應鄆城知縣溫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
毫。天殆使我葬斯土也已矣。五月坐塲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二十五日。塋
以往鄆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悚力斷。文墨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
民食用。特簡武壯。不問小過。出入必慎。交遊勿濫。塋拜受。行後。先生悽然。許恭玉
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
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卽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六月。沐後
見指肉紅潤。甲色穩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也。以祭中霽。齋戒
臥以致思。覺不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暑困。勝吾心之齊。思修其天
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
命之事矣。卽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凶才俊。猶盛後
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七月。謂門
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曹可成死。先生哭

之。慟。爲素服十二日。八月二日。夜夢中大哭父。闔巷皆聞。十一日。行中短。習恭。十二日。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夜半。左肋下病發。兒時積也。十三日。習恭者。二十五日。行中秋禮。獻牛。祠瓜果酒肉。夜與修己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二十五日。寢疾。李植。秀。鍾。鏐。俱來侍。二十七日。張振。族。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曰。臥。則。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王巽。發。王。濬。王。澤。王。懷。萬。王。溥。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揖。九。月。朔。日。張。文。升。來。視。疾。二。日。辰。令。燁。湯。沐。浴。培。及。賈。子。一。來。視。疾。先。生。謂。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申。命。自。學。舍。遷。於。正。寢。酉。卒。面。貌。如。生。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正。弟。子。禮。塏。聞。訃。自。鄆。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之。藩。顏。修。己。李。植。秀。顏。儼。鍾。鏐。賈。易。田。得。豐。郝。品。郝。夢。麒。執。喪。衰。服。加。絰。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囑。塏。爲。祝。曰。嗚。呼。秦。火。炤。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歧。悠。忽。者。千。餘。年。味。痼。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又。忽。逝。也。悲。哉。天。之。於。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起。側。陋。直。以。聖。道。爲。已。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則。已。卑。才。總。非。卽。能。幹。師。門。內。難。及。長。躬。灌。園。事。恩。祖。甘。毳。隨。

欲敬進。雖勞不怨。日五漏起。坐必直首。端身。兩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植族里。與王法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欺嫌。好言論。行賞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以堯舜周孔相較。勤。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行古禮。居喪倚廬。聖宰。衰麻。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總。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傾欹。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雜異端。篡吾心之德。日鄉黨自好。遂負高誼。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攻詩文。纂章句。羣趨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嗒然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內顧。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酌。準。今。務。曲。當。帥。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竽。決。拾。籌。管。森。列。衆。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謳。舞。蹈。唐。宋。後。

儒。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於。是。著。存。性。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道。則。秦。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卽。稱。篤。儒。致。行。者。與。先。生。疎。密。固。大。有。間。而。至。於。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於。學。術。皆。禳。此。躑。彼。甚。至。拾。藩。捉。風。浸。淫。虛。浮。而。以。亂。聖。道。嗚。呼。千。餘。年。於。茲。矣。先。生。生。亦。晚。近。居。蓬。蓽。孰。傳。之。孰。啟。之。一。日。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於。周。秦。衰。而。邇。迪。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於。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奄。忽。以。去。抑。天。地。之。氣。如。燭。燧。火。燼。已。成。灰。滯。後。轉。螢。點。紅。豔。炯。然。自。照。而。竟。燿。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邀。福。於。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日。夕。而。不。予。臨。嗚。呼。哀。哉。尙。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屹。屹。備。歷。錯。節。盤。根。大。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義。巖。巖。直。排。迷。途。歧。路。眞。學。術。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鏡。聯。云。手。著。四。存。

繼絕學於萬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千秋。顏爾儼聯云。關外尋親。遼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嵩山南北。識真儒。張文升上私諡曰文孝先生。十二月六日。葬於北楊村西祖兆。塋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樛。孝孫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先生卒前。遺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聚學習之所。塋等共議。懸匾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於習齋。晨興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習先生學術。乙酉四月。郟城知縣溫德裕。刊先生存性存人存治三編於郟城。六月。塋修先生年譜。丙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於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跋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於聖道。切已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晚年上達。所見益精貫。其德彌上。心彌歛。倍加淬勵。造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已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真周孔之道之學也。璋自甲申秋。閱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歿。不可見矣。嗚呼。何璋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璋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即親受教於先生也。況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諄諄以此道提誨。就而正之。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棘津後學張淑璋謹識。

揚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詎易得哉。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平居每嘆大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冰。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範。竊有志焉。但自顧謏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也。行滋懼矣。丁亥菊月後學鄭知芳拜識。

國朝詩話

卷之六

刊

行

顏習齋先生年譜跋

習齋年譜兩卷。滄洲張君溥泉自日本寄贈國學保存會。予與秋枚乃校錄而刊之。既復爲之叙。其後曰。習齋之學。見於學記。習齋之言行。見於世編。顧習齋之言行。習齋之學也。戴氏述學記。采年譜至詳。至於起居之細。道德修業之序。朋友講習往來出處之迹。則咸在此編。恕谷輯其譜。謂自三十歲以後。則據習齋日記。又云。後有復爲之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尙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然而日記已佚矣。則此編亦僅得自傳鈔。及今不爲之刊。吾又烏知不佚且亡。如日記者。抑聞之鍾鏐。且有習齋言行錄二卷。關異錄二卷。而今亦不傳。習齋之學。當時行於河北燕薊之間。山巖屋壁。或有傳其遺書。異日儻得而著。見未可知也。雖然。恕谷謂節錄日記得五六編。不同者。皆可傳。然則恕谷奚爲而不錄。乃以祈之後。爲之修譜者。意其間有不可以書見者乎。嗟夫。嗟夫。習齋論學。小主空言。著書如今所傳者。習齋之書而已。然而譜中所述。習齋往來有非常可怪之行。其所與遊。若刁。李。二。張。二。王。皆有明遺逸。而其著述亦多不傳。則其日記中。必有不可以書見者。否則恕谷未有不爲之錄。予後死者。不能保存先哲之

遠者。乃使其微言偉行若隱。若見。悲夫。予校是譜。不能無歎然矣。戊申春二月後學順德黃節謹跋

光緒戊申四月初版

顏習齋年譜全一冊

定價洋伍角

原著者

李

璫

印行者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口
國學保存會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內
國粹學報館

0
012810

